

第一章 突去前院伺候

春寒料峭，煙雨朦朧，翠柳下鬼鬼祟祟地聚了幾個年輕俏麗的小丫鬟。

她們個個紅著臉，強忍羞臊地聽沈樞樞調侃京城第一風流貴公子的豔聞軼事。

「那如茵姑娘自從見了他一面就害相思，茶不思飯不想，短短半個月瘦了一大圈。」

沈樞樞神神祕祕地從袖中掏出一疊帕子，「我託人弄到無瑕公子用過的帕子，妳們想不想要？」

她輕揚雪帕，薄如煙的料子流光溢彩，香氣陣陣。

「想！當然想！」

「老規矩，十文錢。」沈樞樞伸出一隻手。

「十文啊？」其中一個丫鬟頓時猶豫起來，「一尺絹才七文錢，妳這也太貴了。」

「我賣得貴？」沈樞樞瞪大眼睛，「這可是無瑕公子的帕子，在外頭許多貴女都願意花銀子買呢，我這還是看大家同是府裡做事的姊妹才特地算妳們便宜點的。」她又拿帕子在這丫鬟面前揚了下香氣，「到底買不買？不買我走了，還得回去幹活。」

「……行吧。」

一咬牙，幾個小丫鬟頓時數了銅錢給她，然後歡喜地拿著帕子走了。

沈樞樞望著她們離去的身影，豪氣一拍掌，又從袖中掏出個小匣子，「再去儲玉院走一趟，上回賣給何姑娘的口脂應該用完了。」

沈樞樞是個燒火丫頭，剛進裴府也就三個月，她是自願賣身進來的，一來聽說裴府待遇好、月錢高，二來裴府丫鬟奴僕多，方便賺錢。

裴府的主人是當朝首輔裴沅禎大人，他名聲不好，外頭都罵他大奸臣。

但這關沈樞樞什麼事，她只是個籍籍無名的小丫鬟，進來混口飯吃，攢點錢，以後贖身回去嫁個老實人。

她都想好了，手上有錢，回村建座寬敞的宅院，買上幾畝田地養魚種菜，再嫁個俊秀點的老實人，日子不知有多快活！

想到此，沈樞樞加快腳步，想著把手上這盒口脂賣了就回去幹活，但才走出夾道，遠遠地就見兩個婆子拖著血淋淋的東西過來。

沈樞樞趕緊靠邊讓道，經過跟前時她不經意瞧了眼，這一瞧頓時嚇得臉色發白——這是個人！

旁邊幾個婆子小廝竊竊私語。

「今早過去還好好的，回來就成這樣了，也不知道還能不能活。」

「我看難，得罪了大人還想活命？就算今天沒死，也離死不遠了。」

「怎麼得罪的？」

「她是儲玉院的人，你說呢？」

此話一出，眾人了然。

沈樞樞愣在一旁，心情複雜。

儲玉院的事她也聽說過，裡頭住著各式各樣的美人，都是朝廷官員從大江南北蒐羅來進獻給裴沅禎的。

儲玉儲玉，儲美人良玉，便是由此得名。

只不過裴沅禎這人實在奇怪，對美人來者不拒，卻並不親近美人，確切地說是從未親近女人，連身邊伺候的都是小廝，但凡送來的美人通通安排住在儲玉院中，綾羅綢緞、美酒珍饈地養著。

裴沅禎風姿卓絕且有權有勢，最重要的是至今還未娶妻，難免惹得人心浮動，總有那麼些剛進府不知天高地厚的美人仗著身姿和臉蛋想搏一搏。

今日這女子便是如此，才入府兩個月就忍耐不住，半個時辰前還妝容精緻地出門，這會兒回來就只剩幾口殘氣了。

「散了散了。」婆子們揮了揮手，「這都是今年的第幾個了？一個個好吃好喝的供著不知足，非得找死。」

人命如草芥，沈樞樞這些年當丫鬟看得多了也就麻木了，唏噓了會便往回走，她摸了摸袖中的匣子，忍不住歎氣。

可惜了，死的正是那位何姑娘。

沈樞樞繞湖心亭而行，穿過蓮池時見一座院落的屋簷青瓦泛著琉璃金光，她停下來靜默地望了會。

這裡是正院，據說是裴沅禎日後成親住的地方，裡頭寬敞精緻，奇花異草繁多，連門口的石階都雕刻著邃密的花紋，無一不透著權勢和富貴，難怪那些人擠破頭都想爭寵。

回到下人房，沈樞樞才放下東西，時菊就過來尋她了。

「樞樞妳去哪了？」時菊膽小，連說話都是輕聲細語的。

「我去湖邊轉了轉，怎麼了？」沈樞樞走到桌邊給自己倒了杯茶，才喝了一半就被時菊拉出屋子。

「劉管事訓話，快走快走。」

「大中午的訓什麼話？」

「聽說又死人了，這回估摸著比較嚴重……」

沈樞樞跟時菊急忙走到廚房院子，那裡已經站了許多丫鬟小廝，都是後廚打雜的，煮飯的、挑水的、劈柴的、燒火的，什麼都有。

沈樞樞和時菊是燒火的，屬於府裡最末等的丫鬟，規規矩矩地站在最後。

前頭劉管事板著臉，眼睛常年眯得只剩一條縫，目光扁平而犀利，像鷹一樣巡視眾人。

「你們都給我聽好了！」她沉聲開口，「這幾日都給我打起精神做事，若是被我發現哪個偷懶耍滑，我第一個剝了你的皮！」

劉管事是專門管後頭廚房的，平日行事謹慎，經常找她們來訓話，每次都老生常談，無非是認真幹活、少說多做，別自己找死也別惹麻煩連累他人。

沈樞樞百無聊賴地聽著，視線閒閒地落在牆角的螞蟻身上，牠們正沿著牆角嘿咻嘿咻地搬家，像一條流動的黑線，等最後一隻螞蟻進洞，劉管事的訓話也結束了。

沈樞樞在人群中搜尋了片刻，然後跑到廊下學著鳥叫，「啾啾！啾啾！」

一個青衣小廝轉頭，見是她立刻笑起來。「樞樞妹妹有什麼要問的？」

這青衣小廝專門負責傳膳，每天都要來往前院和後廚，因此前院發生什麼事都清楚，往常沈樞樞就是在他這打聽消息。

沈樞樞走過去，「大壯哥，今天死人了。」

「哦，死的是儲玉院的姑娘。」大壯點點頭，「被打死的，那會兒我也在場。」

「為什麼打死了啊？」

「為什麼？當然是不自量力！大人最不喜歡被打擾，今日用午膳時那何姑娘花枝招展地來服侍，結果就……」大壯攤手，「不過劉管事訓得對，近日大人心情不好，咱們雖說遠離明輝堂，但不能馬虎，萬一哪天大人覺得膳食滋味差，管事們怪罪下來，咱們這些下人就得遭殃。」

「大人為何心情不好？」她又問。

「這我就知道了，興許是朝堂上的事。」大壯安撫道：「樞樞妹妹別怕，妳在後廚好生燒火，前頭再怎麼也干係不到妳身上。」

沈樞樞點頭，她一個燒火丫頭，跟裴沅禎八竿子打不著呢，她怕什麼！

但好死不死，安穩日子才過了兩天，她就見到傳聞中的大奸臣了。

這日天氣陰沉，剛下過一場細雨，青石板地面清亮濕冷，沈樞樞跟時菊一整個下午都窩在灶房烤地瓜。

地瓜是她花兩個銅錢託採買的大娘捎來的，她嘴甜會哄人，才來三個月就跟後廚的婆子小廝們混得熟稔。

這會兒，她從灶孔的灰燼裡扒拉出一個烤得焦熟的地瓜，邊剝皮邊朝門外看。

「時菊，我早上起來右眼皮一直跳，心裡不踏實。」

時菊抱了堆乾柴禾過來，「不踏實怎麼還有閒情烤地瓜。」

「我說真的。」沈樞樞一口熱熱的地瓜咬進嘴裡，燙得她齜牙咧嘴，「我總覺得今天會有事發生。」

「呸呸呸！可別亂說，趕緊生火吧，一會拿個炭爐過來，劉管事說今日要給大人做鍋子吃。」時菊吩咐道。

沈樞樞噙嘴吹地瓜，三兩下吃完後拍拍手起身，過了會抱著個炭爐回來，然而才坐下沒多久就聽見外頭有人喊她的名字。

「沈樞樞，快出來，劉管事找妳。」

沈樞樞一頓，扭頭問：「找我有什麼事？」

「我哪知道？劉管事在西屋，妳放下東西快過去。」

沈樞樞和時菊互看了眼，皆從對方眼中看到疑惑。

「完了！」沈樞樞閉了閉眼，「好的不靈壞的靈！」

「妳都還沒去，怎麼知道是壞事？」時菊白她一眼。

「我有預感。」沈樞樞說完忐忑地擦了擦圍裙，起身去西邊屋子，剛到門口就聽見裡頭有人小聲討論，見她過來立刻停下。

劉管事一掃往日嚴肅，竟對沈樞樞親和起來，「沈丫頭過來，見見陳管事。」

她對著屋子裡另外一位約莫四十多歲的婦人客氣道：「陳管事，這就是我跟您說的丫頭，叫沈樞樞。」

沈樞樞不知道怎麼回事，拘謹茫然地行了一禮，站在門邊。

此時已是傍晚，屋內光線昏暗，沈樞樞悄悄抬眼打量，這位陳管事身上的衣著料子比她們後院的管事好了不知多少倍，手上還戴著個玉鐲子，頭髮梳得一絲不苟，眼角皺紋又深又長，看上去十分嚴厲。

陳管事也在打量沈樞樞，卻沒說話。

劉管事繼續介紹道：「您別看這丫頭瘦小，今年十七了，模樣長得好，嘴巴也甜……」
「府裡缺美人嗎。」陳管事的聲音沉沉壓下來。

劉管事連忙改口，「我說錯了！您要找個會伺候膳食的，我的意思是這丫頭看著討喜還嘴甜，辦事也機靈，其他院子裡的丫鬟是什麼樣的我不清楚，但在我這地兒，就數這丫頭最會來事。」

沈樞樞突然有種十分強烈、非常不妙的預感。

劉管事繼續道：「陳管事您看看，若是覺得合適，我讓這丫頭收拾收拾跟您去前院。」

「劉、劉管事……」沈樞樞心頭一跳，小聲道：「我一會還得回去燒火呢，您讓我去前院做什麼？我若是去了前院就沒人伺候灶臺了。劉管事您是知道的，我沒別的本事，就燒火燒得好，我以前在舊主家也是燒火的，無論是煎炸炒燉火候都掌握得極好，府裡老太爺還誇我呢。對了，剛才時菊說今晚大人要吃鍋子，照我說啊，這熱鍋子的炭火得……」

她叨叨一通就是不想去前院，適才聽劉管事說是去伺候膳食，前院可就一個主子——當今首輔裴沅禎。

裴沅禎此人即便沒見過也聽說過八百遍了，心狠手辣、殺人如麻、情緒捉摸不定，她毛手毛腳的，萬一伺候壞了豈不糟糕。

然而她才叨叨完，陳管事突然開口，「就她吧。」

沈樞樞回灶房跟時菊打招呼又換了身衣裳後，磨磨蹭蹭出門，見陳管事站在院子等她，這才趕緊小跑著跟上去。

裴府占地頗大，從後院廚房去前院得走上半炷香，沈樞樞忐忑地穿過甬道，拐過戲樓，再路過演武場，最後沿著抄手遊廊快走到垂花門時，腳步遲疑起來。

前院這麼多小廝婢女，個個都是伺候的好手，為何獨獨去廚房找她這麼個不起眼的？她真的除了燒火燒得好，什麼都不會幹了啊！

沈樞樞心神不寧地摸著身上的新衣，料子極好，她還是第一次穿這麼好的衣裳，但越是莫名其妙得來的好處越是讓她不安。

沈樞樞平日靠倒賣八卦消息掙點零散錢，各種各樣的事都聽說過，裴沅禎原本是裴家的私生子，五歲後被父親接進府，在裴家默默無聞多年，十四歲時突然名聲鵲起，成了裴家最看重的繼承人。

裴家嫡子墜馬而亡，裴夫人在兒子死後沒多久也突發惡疾去世，裴家子弟安生了這麼些年，最後死的死殘的殘，說這裡頭沒裴沅禎的手筆都無人信，也正是因

為靠著弑兄弑母上位，才讓裴沅禎年紀輕輕就得了個心狠手辣的惡名。裴家三代閣臣，在他父親死後，他更是以鐵腕手段一舉奪取了內閣大權，這麼些年來把持朝政、玩弄權術，連龍椅上的小皇帝都被他擺佈於股掌之間。

這樣的人誰都會退避三舍，沈梔梔想不明白，自己怎麼就這麼倒楣。

見她停下來，一個婢女轉頭呵斥，「妳快點，莫不是想讓大人等妳？」

「不是不是。」沈梔梔忙上前，問道：「這位姊姊，妳也知道我就是個燒火的，從沒伺候過主子們吃飯，我就問問啊，屆時要注意些什麼？」

不知是不是錯覺，她在這婢女的眼裡看到幾絲憐憫。

這婢女默了默，囑咐道：「進去後機靈點，不該說的別亂說，不該看的別亂看，好好服侍大人用膳，大人喜歡吃什麼就夾什麼，仔細伺候就是，其他就看妳的造化了。」

看……看她造化？沈梔梔心頭一凜，那股不好的預感愈加強烈。

「那個……商量下……」沈梔梔支支吾吾，「你們換個人成嗎？我覺得我還是適合燒火。」

她話音一落，前頭的陳管事眼神凌厲地看過來。

「妳跟她胡說八道什麼！」這話是對著那婢女說的，隨後視線又射向沈梔梔，「丫頭，這頓飯妳若是能伺候大人舒舒服服地用了，回頭管家賞妳二兩銀子。」

「二、二兩？」沈梔梔眼睛一亮。

她在心裡飛快算了算，二兩銀子相當於賣兩百張無瑕公子的帕子，也是她一年的月錢，有了這二兩銀子，等她贖身回去就能在村裡買兩畝地了，誘惑很大！

沈梔梔嚥了嚥口水，問：「真的只需要伺候大人好好吃飯？」

那婢女點頭。

「不需要做別的了？」

「妳還想做什麼？」

「不想不想。」沈梔梔搖頭，有了這麼大筆賞錢，她頓時一掃頹態，豪情萬丈地邁過垂花門。

到了前院，氣氛比後院更加凝重，路上隨處可見巡邏的侍衛。

侍衛們個個肅殺嚴峻，小廝們皆低頭匆忙行路，跟後院的情況不一樣，這裡不能隨意打招呼，不認識的喊他也不會理。

沈梔梔跟著陳管事走了會，有個婆子焦急上前來稟報，「陳管事，大人去清風閣了。」

「那些膳食呢？」

「大人沒動，我怕膳食涼了，就讓人撤下去先煨著，您看要不要過會再送去清風閣？」

陳管事點頭，送肯定是要送的，做奴才的餓著主子豈不是不想活了。

「可是……叫誰去送？」婆子犯難。

陳管事扭頭瞥了眼還在為二兩銀子躍躍欲試的沈梔梔。「妳帶她去清風閣，今晚膳食由她伺候。」

婆子探頭一看，是個清瘦秀麗的小姑娘，還對自己笑了下，不禁歎了口氣，「妳隨我來吧。」

清風閣是藏書閣，在明輝堂的西邊，與清風閣相連的是墨韻堂，也是裴沅禎的書房，因此要去清風閣還得穿過墨韻堂。

沈梔梔站在院子裡望著三層高的樓閣，門前匾額漆黑耀金的「墨韻堂」三個大字遒勁有力，張揚狂放，可見這裡的主人就是個恣意不羈的性子。

沈梔梔望了會，開始緊張起來。

婆子在一旁指揮小廝們，「把飯菜擺在廳內，步子輕些，仔細別擾了大人清淨。」

「是。」小廝們捧著食盒魚貫而入，沒過一會兒飯菜擺好後通通出門。

婆子又對沈梔梔道：「進去吧，大人在清風閣二樓，妳去請大人下來用膳。」

「要……要怎麼請……呃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沈梔梔就被婆子推進去，隨後大門立即關上。

沈梔梔無語，此時已經掌燈，她適應了好一會，才漸漸在昏暗的屋子裡看清環境。

墨韻堂很大，梁柱高聳猶如宮殿，四周點了幾盞稀疏的油燈，靜謐而詭異。

沈梔梔這會兒是真有點後悔了，她望著幽深的廳堂，小聲喊，「大人？」

回音像水波一樣從遠處蕩回來，令人心肝膽顫。

沈梔梔想打退堂鼓，轉身去開門，然而使勁拉了拉，門卻紋絲不動，也不知是被上鎖了還是怎麼的。

「算了，伸頭是一刀，縮頭也是一刀。」她靠在門邊，深呼吸，就著昏暗的燭光緩緩往裡走。

墨韻堂是一座呈長方形的建築，沈梔梔走在廳內像是穿過一座隧道般漫長，她邊走邊小心翼翼四處查看，這裡頭居然連個伺候的人也無。

走到盡頭時，總算見到一點天光，繞過巨大的金絲楠木玄關，後面是一處跨院，緊接著是一座古樸精緻的閣樓，門頭匾額上也是漆黑耀金的三個大字——清風閣。清風閣的大門是緊閉著的，沈梔梔上前推了推，沒推開，思忖片刻，她後退幾步望著二樓的方向喊道：「大人，吃飯啦。」

喊完，她等了會，沒動靜。

「難道是沒聽見？」沈梔梔嘀咕，抬手放在嘴邊，加大嗓門，「大人，下來吃飯啦。」

又等了會，仍舊沒人回應，擔心熱熱的飯菜變涼，也不想二兩銀子飛走，沈梔梔咬牙，再次上前推門。

這一回，門輕輕一推就開了。

第二章 晉升一等丫鬟

沈梔梔走進去，黑暗中突然一道白光閃現，有個龐然大物朝她撲來，等那東西撲到近前，她才看清是一隻長毛大犬，身軀比人還健碩壯實，張著血盆大口和一根長長的舌頭。

沈梔梔被嚇得跌在地上，她驚恐地捂住臉，為自己下一刻就要變成這惡犬的盤中餐而悲憤。

那惡犬一步一步靠近，喉嚨裡還發出嘶嘶的滾動聲，大腦袋在沈梔梔的身上不停嗅聞。

沈梔梔連聲音都是顫的，「狗大人，我的肉不好吃，我體格瘦還長得醜，全身就幾塊骨頭，你放過我行不行？」

可惜惡犬沒聽懂她的話，繼續在她身上嗅，濕漉漉的舌頭還碰到了沈梔梔的臉，似乎是在考慮從何處下嘴比較好。

「我真的不好吃啊，我就是個燒火的，還沒洗澡，身上煙熏味重……」沈梔梔頓生悲涼，開始嗚嗚咽咽起來，「我今年才十七，還沒嫁人呢，想不到就要這麼死了，好不容易攢了點錢還沒焐熱，也不知道死後歸誰，希望是時菊，時菊她家窮，爹娘等著她掙錢回去給弟弟看病……我床頭藏的錢不多，還有幾包銅錢埋在院子的樹下，不知道她能不能找到……」

惡犬離她越來越近，眼看張口就要咬下來，沈梔梔腦袋空白，閉眼。

「阮烏。」

這時，不遠處一道低沉慵懶的聲音傳來，應該是在喚這隻惡犬的名字，因為牠聽到後立即停下來。

沈梔梔驚魂未定，良久才發現自己還活著，她遲鈍地抬眼，順著聲音的方向看過去。

屏風下，一個男人對窗而坐，窗外透進來一束淺淡的光，照著他半邊身子。

他的臉隱在黑暗之中，沈梔梔看不清，但看清了他身上衣裳精緻的花紋，還有骨節分明的手，沈梔梔被他手上的東西反光刺到了眼睛。

那是一把長劍，男人正坐在椅子上漫不經心地擦拭劍身。

「何人派妳來的？」他聲音冷冷地響起，迴蕩在漆黑的夜中。

沈梔梔莫名打了個寒顫，不知為何，她甚至覺得坐在椅子上的男人比身邊的這隻惡犬還要危險。

下一刻，一道凌厲的劍氣貼在她脖頸間，那冰冷的劍像蛇一樣令她又怕又癢。

沈梔梔順著那把長劍緩緩往上看，這人的手真漂亮，修長白皙，身材也好，勁腰玉帶緊束，還有那張臉……臉好看，但不敢看了。

被他淡漠而陰沉的眼神嚇得一跳，沈梔梔立即收回視線，低頭。

「妳是何人所派？」他再次問。

「我是……」沈梔梔頓了頓，「奴婢是劉管事派來的，哦，也是陳管事，還有一個婆子，但奴婢不認得她，奴婢在門口還沒說完話就被她推進來了。」

頭頂上的視線極其壓迫，令沈梔梔不安，想想又補充了句，「應該還有管家，因為她們說只要伺候大人舒舒服服地用完這頓飯，管家就賞奴婢二兩銀子。」

話落，屋內空氣詭異地安靜了下。

慢慢地，沈梔梔感覺到悚然的氣息散了些，裴沅禎把劍收回，又漫不經心地坐回椅子上，然後淡淡吩咐了句，「掌燈。」

沈梔梔還以為是在叫她，正想起身，卻見門打開，外頭進來兩個小廝把屋內的油燈點燃，不過片刻，整個清風閣變得亮堂起來。

沈梔梔一邊撓脖頸癢癢，一邊稀奇地看著那兩個小廝，這是人是鬼？從哪冒出來的？

等他們出去後，沈梔梔想起此趟任務，再次看向椅子上的男人，卻見他像是睡著了。

她試探地喊，「大人？大人？時辰不早了，該吃飯了。」

裴沅禎沒應她。

沈梔梔左右看了看，發現那隻惡犬不知何時不見了，她內心發怵，猶豫是留還是走……不管，來都來了，那二兩銀子怎麼說都到手。

是以，她悄悄往前挪了兩步，小聲道：「大人，吃飯啦，今晚有桂花魚哦。」

條地，裴沅禎冷冷掀眼，目光尖銳如冰。

沈梔梔脖頸一縮，她想起此前大壯說裴沅禎近日心情不好，可能是因朝堂上的事，朝堂上的事她不懂，只知道再如何也不能拿身體開玩笑，因為心情不好就不吃飯，這不是小孩心性嗎！

思忖片刻，沈梔梔鼓起勇氣，勸道：「大人大人莫生氣，氣出病來無人替。你若氣死誰如意，況且傷身又費力。拍桌打凳發脾氣，有理反倒變沒理。人生在世不容易，作踐自己多可惜……大人，該吃晚飯啦。」

這是沈梔梔從小就會背的「莫生氣」口訣，是她娘教的，這麼些年都被她奉為至理名言，只是不知是不是她的錯覺，她念完這道口訣後，感覺空氣又詭異地安靜了。

這回安靜得有點久，久到沈梔梔腿軟，懷疑自己是不是說錯話了。

她不知道的是，此刻門外的管家和婆子驚恐地跪了一地。

這天底下還有人敢這麼對裴沅禎說話，真是開了眼界，眾人也預料這丫頭恐怕得血濺當場，連此前帶沈梔梔來的那個婆子都跪在青石地面上戰戰兢兢，一副如喪考妣的模樣。

人是她帶來的，管家要是怪罪下來，陳管事絕不會保她。

門內的沈梔梔無知無覺，她觀察片刻，見椅子上的男人不為所動，打算再接再厲。

「大人……」

「出去！」

「大……」

「出去！」裴沅禎的聲音毫無溫度。

沈梔梔嚥了嚥口水，轉身離去，抬腳跨過門檻時又不死心地扭頭，「大人要記得吃晚飯哦。」

他不吃，她的銀子可就打水漂了。

沈梔梔走出門，深呼吸了口氣，定睛一看，臺階下跪著密密麻麻的人，尤其這些人還齊刷刷地盯著她。

沈梔梔認得那個婆子，她走過去蹲下，見那婆子是跪著的，想了想索性也跪下。

「陳管事呢？」

婆子一副見鬼的樣子，半天才反應過來，「妳問陳管事做什麼？」

「那個……」沈樅樅撓了撓頭，友善一笑，「陳管事之前說要賞我銀子，雖說最後任務沒完成，可我來這一趟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您看能不能跟陳管事商量，折衷賞一半行不行？」

婆子和其他人都一臉震驚，這丫頭到底知不知道剛剛她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？管家在裴府待得最久，裴沅禎的脾性他是清楚的，他小心翼翼地探了眼屋內，又詫異地審視沈樅樅，而後揮揮手，「都散了吧，該幹什麼幹什麼。」

沈樅樅垂頭喪氣回了後廚，進門就見時菊對著盆水碎碎念，邊念還邊往裡頭扔火種，走近一聽才清楚她說的什麼。

「灶神老爺，保佑樅樅吧，她才來府裡三個月，什麼都不知道，保佑她平安無事無災無難，我以後認真燒火，每月給您上炷香，再把飯食也分您，請保佑她……」

「時菊。」沈樅樅心裡感動，倚在門邊對她笑。

時菊還以為自己聽岔了，抬頭見是她，頓時高興起來，「樅樅妳沒事？」

「我能有什麼事？」沈樅樅走過去，在她對面坐下來。

「我還以為妳這一去回不來了。」

「為什麼回不來？我是去伺候大人用飯，又不是去闖鬼門關。」不過仔細想想，沈樅樅覺得這一趟也跟闖鬼門關差不多了，「不說這個，有沒有吃的？」

「太過分了！」時菊一聽氣得站起來，「她們居然不讓妳做飽死鬼？妳等著，我這就去給妳拿飯來。」

時菊跑出門，沒過多久又回來了，後頭還跟著大壯。

「樅樅妹妹？」大壯見沈樅樅好端端地坐在灶房，鬆了口氣，「妳還活著，太好了！」

沈樅樅莫名其妙，看向他手裡提著的東西，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「給妳送吃的。」大壯笑著說：「我之前聽說妳去前院伺候晚膳了，一直為妳擔憂，後來聽說妳回來了，我才放心。樅樅妹妹，到底怎麼回事？妳是怎麼回來的？」他邊說邊把食盒打開，裡頭是熱熱的白米飯，還有一葷一素兩樣菜，香味誘人。沈樅樅拿碗盛飯，許是此前被嚇了一場，格外餓，她猛扒拉了兩口，囫圇不清地說：「我就是這麼走回來的啊，原本想勸大人吃飯，但大人攆我出來了。」

「大人攆妳出門？」大壯驚訝。

「對啊，還攆了我兩次。」

「大人為何攆妳出門？」

「我勸大人吃飯。」沈樅樅嚥下飯又夾了塊紅燒肉，繼續道：「我給他背了道莫生氣口訣，勸他別生氣，哪能因為生氣就不吃飯，不過大壯哥好奇這個做什麼？」哪裡只有大壯好奇，從沈樅樅出了清風閣開始，整個裴府的下人都在好奇。

大壯是在前院傳膳的，許多事見過也有經驗，像今天這樣的情況原本以為沈樅樅必死無疑了，沒想到卻出乎所有人意料。

大壯心情複雜地端詳了會沈樅樅，隨後正色起來。「樅樅妹妹，妳這是誤打誤撞撿回了一條命。我不瞞妳，那些人讓妳去前院伺候大人用膳是去送死的。」

沈樅樅震驚抬頭。

「妳不清楚，咱們大人心情不好十有八九要見血，府裡人雖多，但個個都是拜了乾爹乾娘的，暗地裡拉幫結派，誰都不願讓自己手下的人去送死。」

沈樞樞遲鈍地問：「所以……我是替死鬼？」

大壯點頭。

「那……」沈樞樞放下碗，「我是不是也得去認個乾爹啊？」

大壯表情滯了滯，哭笑不得，「妳倒是機靈，不過經過今天這事，妳恐怕拜不了乾爹乾娘了。」

「為何？」

「沒人敢收妳。」

「為何不敢收我？」

「過兩天妳就知道了。」

儘管沒完成任務，但隔了兩日，陳管事還是派人給沈樞樞送了二兩銀子，她心情大好，扛著鐵鍬就去樹下埋銀子。

可她漸漸發現，周圍人看她的眼光不一樣了，管事們對她和善起來，劈柴挑擔的活兒也有人搶著幫她做，而且還不求回報。

沈樞樞納悶得很，但沒等她想明白怎麼回事，一道消息如閃電般劈到她面前。

她再次見到了那位陳管事，陳管事身邊的丫鬟捧著兩套新衣，衣裳料子極好，鮮亮且泛著光澤。

「從今天起，妳就去前院伺候。這是妳的福氣，多少人想去都不能，妳一個末等的燒火丫頭一躍成為一等丫鬟，府裡還從未有過先例。」

沈樞樞一口口水噎在喉嚨，噎得半死，這福氣誰要誰拿去！

陳管事繼續道：「往後妳吃的穿的都會比旁人好，能單獨住一間屋子，還有丫鬟服侍日常。」

沈樞樞不懂，「別人服侍我？不是要我去服侍大人嗎？」

「話說得沒錯，妳只需服侍大人，旁的有別人服侍妳。」

「可我還是……」

「妳的月錢也會漲。」陳管事面無表情打斷她，「妳在這燒火每月只有兩百文，等去了前院，妳每月可領一兩銀子。」

沈樞樞頓時覺得這差事也不是很難接受。

「妳可有意見？」陳管事問。

「沒、沒意見。」沈樞樞壓著歡喜，眼睛亮晶晶。

陳管事交代完，讓丫鬟把衣裳給她，走之前古怪地瞅了她一眼。

沈樞樞很快搬了新地方，有個單獨的小院落，就在明輝堂的後罩樓，不僅離後花園近，離裴沅禎也近，出門就是裴沅禎的書房，往西邊去不過兩步就能到清風閣。大壯悄悄來看過，連他都不不得感慨陳管事貼心，沈樞樞的臥室佈置得很精美，不僅傢俱是上好的檀木，連花瓶都是有年分的古董。

沈樞樞愛不釋手地摸了又摸，頻頻歎氣，這些要都是她的就好了，可值當不少銀子呢。

小丫鬟聽見她歎氣，忙問：「樞樞姊姊，還有哪裡不滿意嗎？陳管事說了，若是樞樞姊姊想添補東西只管提出來，咱們府裡什麼都有。」

這小丫鬟也是陳管事派來服侍她的，叫方月。

沈樞樞搖頭，又默默歎了口氣，她搬來這已經好幾天了，這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她越來越心緒不寧。「方月，府裡的一等丫鬟都是這個待遇嗎？我怎麼覺得……我比儲玉院的人過得還好呢。」

什麼都不用幹，吃好穿好還有人服侍起居，但沈樞樞總覺得哪裡不大對勁。

方月笑了，「樞樞姊姊想哪裡去了？上京的貴人府邸一等丫鬟都是這樣，更何況咱們還是裴府，自然比旁人家更甚。陳管事說了，我只需服侍好樞樞姊姊，樞樞姊姊服侍好大人就行。」

「就這麼簡單？」

「就這麼簡單。」

「可大人呢？」沈樞樞百無聊賴坐下給自己倒了杯茶，「我來多日了也沒見到大人。」

「大人這些天沒在府裡。」

「哦。」沈樞樞慢慢品茶，不得不說富貴迷人眼，才來幾天，她喝這早春龍井，越喝越有滋味了。

沈樞樞再次見到裴沅禎已是半個月之後。

這日夜裡下起了雨，天氣濕冷，她正窩在榻上數錢，突然房門被敲響。

「樞樞姊姊睡了嗎？大人回來了。」

沈樞樞茫然了下，這才記起來自己現在是裴沅禎的丫鬟，她披衣起身開門，「我是不是得去伺候？」

方月點頭。

「可要怎麼伺候？我不會啊。」沈樞樞懊惱這些天她只顧吃吃喝喝睡睡，半點伺候人的本事都沒學。

「大人還未用膳，樞樞姊姊過去伺候膳食就行。」

「哦……好。」她說完就往外走。

「哎，姊姊換身衣裳。」方月拉住她。

沈樞樞又跑進屋，換好衣裳後匆匆忙忙拐過迴廊，雨絲從廊外飄入，落在她臉上有些涼。

到了明輝堂門口，她趕緊剎住腳，躲在廊柱後偷看，只見明輝堂裡頭站了一群人，侍衛們皆披著蓑衣，長刀挎在腰處站得筆直。

地上有水蔓延在侍衛的腳下，夾雜著褐紅色的東西，沈樞樞仔細看，才發現那是血。

濕漉漉的地板上還匍匐著個半死不活的人，血是從那人身上流出來的，這會兒還汨汨往外冒，沈樞樞緊了緊喉嚨，心驚膽戰地往裡頭瞧。

裴沅禎站在堂中央，他一身玄色大氅背向眾人，像是在看什麼，又像是在思考什麼，昏黃燭火下，他高大的影子交疊落在地上，像山海經裡的鬼怪。

「裴沅禎！」地上那人吃力抬頭，聲音沙啞難聽，「有種你殺了我！你這個無恥小人，衣冠狗彘！我今日就是來找你尋仇的，與他人何干？你無非是想利用我殘害忠良，你休想！」

「我與你有什麼仇？」裴沅禎轉身，聲音淡淡的，帶著絲疲憊。

「你殺了我妹妹。」

裴沅禎長眉微蹙，似乎在想他何時殺過這人的妹妹。

這時，有人上前低聲提醒，「大人，半月前儲玉院死的那位何姑娘就是他妹妹。」

裴沅禎不以為意地哦了聲，「她該死。」

「裴沅禎你草菅人命，天打雷劈不得好……啊——」

那人話沒說完就被侍衛一腳踩住頭，力道之大，都能聽見顱骨撞地的響聲。

沈樞樞嚇了一大跳，不敢再看，把臉埋在廊柱上。

裴沅禎不緊不慢地向前走了兩步，「我問你，裴彥給了你什麼好處？」

「有種你殺了我！」

「嘖……」裴沅禎可惜地歎了下，扭頭就從侍衛身上抽出把長刀。

刀光一閃，那人慘叫倒地，他胳膊被削了下來，飛出老遠。

「殺你豈不是太便宜你？招惹了我可不是死那麼簡單。」裴沅禎長睫無辜掀起，側頭吩咐，「拖下去審問。」

「是。」

很快，侍衛把那人拖走，光滑的地面上留下透迤的血跡。

初春夜寒，時間彷彿靜止，只餘細雨沙沙之音，沈樞樞心肝膽顫地貼著廊柱一動不動，恨不得把自己當空氣，在心裡默念：我什麼都沒聽到，什麼都沒看到，別殺我滅口，我只是個被人安排來伺候膳食的小丫鬟，等攢夠錢了我就贖身離開，今天的事我保證守口如瓶半點不透露出去……

她當了這麼多年丫鬟，很清楚越是高門大戶越是包藏陰私，要想活命最好什麼都不知道。

但天不遂人願，突然有人猛地推她，喝道：「妳躲這做什麼，還不快進去伺候！」是陳管事。

沈樞樞腿軟，「這、這麼晚了，大人還沒吃飯嗎？」

陳管事沒回答，面無表情地轉頭吩咐小廝們把膳食端進去，然後再次看向沈樞樞，

「大人做什麼、何時用膳是妳個奴才能管的？」

沈樞樞搖頭。

「快進去伺候。」

「……哦。」沈樞樞垂頭往裡走。

她進了堂屋，發現地面上的血跡還在，就連飯桌上也有一灘血跡，心裡納悶，這

些人只顧給大人擺膳，沒想到要清理嗎？

沈樞樞悄悄抬眼，見那些小廝擺好飯菜後退出了門，似乎習以為常，她又悄悄去看堂中央的男人。

裴沅禎負手而立，過了會解下大氅徑直走向飯桌，也沒喊她服侍，像是看不見她這麼個人。

沈樞樞嚥了嚥口水，局促地站著，一時不知該上前服侍還是該退下，側頭見門外陳管事眼神陰冷地盯著她，頓時頭皮發麻，深呼吸口氣後小心翼翼地走過去。

「大人，奴婢服侍您用膳。」桌上兩副筷子，也沒管哪副是裴沅禎自己的，她執起副嵌玉雕花的銀筷，殷勤地問：「大人喜歡吃哪個菜？奴婢給您夾。」

裴沅禎沒出聲，與他殺人如麻、狂暴的形象不同，他用膳很斯文，慢條斯理喝湯、慢條斯理嚼飯……反正很慢。

沈樞樞怕怠慢了，索性自作主張推薦，「大人嘗嘗這個吧，這道櫻桃肉清熱健脾，用醃製好的裡脊肉炸至七成熟，晾半刻後文火復炸。以薑絲蘿蔔翻炒均勻，再用荷葉包裹放置盤中，味道香酥鮮美，可好吃了。」

說完，她自己都忍不住嚥了嚥口水。

沈樞樞在後廚待久了，對菜餚如數家珍，偶爾運氣好，前院撤下來的菜大壯還會單獨給她留一份過嘴癮。

裴沅禎仍舊沒說話。

沈樞樞當他默認，斗膽把櫻桃肉夾進他碗中，屏氣凝神地看他吃入嘴裡才鬆了口氣。

有了開頭，接下來就好辦了，桌上共六道菜，沈樞樞一道一道地介紹，發現裴沅禎並不挑食，她夾什麼他就吃什麼。

她甚至產生種錯覺——大名鼎鼎的裴奸臣好像也並不難伺候嘛。

然而這個想法才冒了點頭，就聽見玉佩輕鳴，裴沅禎倏地起身，吃飽準備走人，走到門口時喚了聲，「阮烏。」

一條白色長毛大犬不知從哪裡竄出來，步伐豪邁狂傲地走到裴沅禎跟前，正準備隨主人出去時想到什麼，又掉頭跑回去。

沈樞樞的視線跟著牠，看見牠跑到桌腳下叼起一隻血淋淋的手臂，她差點沒忍住吐出來。

那手臂正是不久前被裴沅禎砍下來的，此時血肉模糊，已經被咬去了一半，顯然適才裴沅禎用膳的時候，他的惡犬也在「用膳」，而且打算叼回去繼續吃。

彷彿聽見惡犬嘴裡還在嘖嘖嚼骨頭，沈樞樞忍著胃裡的翻騰，等他們一人一狗離開，她再也忍不住，蹲在地上吐出來。

第三章 找到新生意

沈樞樞作了一宿的噩夢，她夢見長毛惡犬吃人，張著血盆大口，喀嚓喀嚓一口一個，快吃到她時，牠的主人喊了名字，長毛惡犬停下來。

然而沒多久，長毛惡犬又喀嚓喀嚓開始吃人，等即將要吃到她時，那狗主人再次喊名字，長毛惡犬再次停下來。

這樣反反覆覆，沈樞樞都快被他們這對狗主僕搞崩潰了，以至於第二天起床時她整個人精神恍惚。

方月端水進來，見她懨懨地坐在床頭，問她怎麼回事。

具體怎麼回事沈樞樞也不好說出來，不過有件事她是徹徹底底想好了，以前沒見裴沅禎殺人還好，如今親眼瞧見，當真是駭人，他性子這麼古怪，萬一哪天看她不順眼把她剝了餵狗怎麼辦，因此萬全之策還是得趕緊離開。

洗完臉，沈樞樞問方月，「陳管事在何處？我想見她。」

方月正在幫她收拾床榻，聞言抬眼睇過來，「樞樞姊姊找陳管事做什麼？陳管事平日忙，我也不大清楚她在何處。」

沈樞樞擺擺手，「妳別忙了，現在就去打聽打聽，我有要緊事找她。」

「好。」方月丟下手上的活出去了。

沒多久，方月回來告訴她陳管事的行蹤，沈樞樞立刻找了過去。

「找我有什麼事？」陳管事問。

「那個……」沈樞樞來的路上已經打好腹稿，「陳管事，我想辭去這份差事行嗎？」

「妳想出府？妳賣身契約還沒到期。」

「不是出府，我想回後廚繼續燒火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我怕我笨手笨腳伺候不好大人，您也知道，我從來就沒伺候過貴人們，況且大人性子……特別，我怕辦不好差事連累您。」

陳管事淡笑了下，「妳是怕小命不保吧。」

沈樞樞規規矩矩站著，眼觀鼻鼻觀心一一對，就是這個意思！

「昨晚不是相安無事嗎？」

「那是我幸運，萬一哪天大人也想砍我餵狗呢。」沈樞樞辯駁。

「放心吧，大人不會殺妳。」陳管事說著面色一沉，「相反，妳若是不好生伺候，只能橫著出府，懂嗎？」

沈樞樞脖頸一縮，心下莫名其妙，陳管事怎麼就篤定裴沅禎不會殺她？

追問原因，但陳管事只是微妙地笑了笑就走了。

沈樞樞沒精打采地往回走，調回後院的計畫行不通，看來只能儘早贖身了，可她進裴府是來賺錢的，如今來了前院反倒不方便起來。

前院跟後院不一樣，後院魚龍混雜規矩鬆懈，她倒賣個消息物件什麼的沒人管，而前院不說認識的人少，且大多是小廝，賣無瑕公子的帕子想必也沒人要。

走著走著，沈樞樞突然靈光一閃，前院大多是小廝，後院大多是婢女，這男男女女隔了堵牆，不得有個人牽線嗎！

沈樞樞一拍掌，越想越覺得這門生意可做，她重振旗鼓，腳步輕快地穿過院子進入渺德堂，渺德堂就在明輝堂正前方，是平日裴沅禎待客之地。

她先是鬼鬼祟祟地在廊柱後偷瞄了會，估摸這會兒裴沅禎應該不在，這才悄悄地沿著迴廊進入明輝堂の後罩樓，看見自己的小院木門後不禁鬆了口氣。

下一瞬，走廊側面突然有東西竄過來，速度極快，瞬間就攔在了她面前。

看清是那隻惡犬，沈樞樞嚇得汗毛直立。「狗……狗大人，你想做什麼？」
阮烏沒理，學著他主人的姿態，優雅而危險地靠近。
沈樞樞緊張地嚥了嚥口水，試圖跟牠講道理。「你不能吃我！我們現在是一夥的，我是你主人的丫鬟，要伺候你主人……不，是伺候咱倆的主人用膳，你要是吃了我，誰來伺候他？整個府裡可再找不到像我這樣既漂亮又貼心還能幹的丫鬟了。」
阮烏仍舊沒理，走到她跟前，揚著個大腦袋在她身上嗅。
想起昨晚牠叨手臂的畫面，沈樞樞不敢動也不敢反抗，顫著腿讓牠嗅，過了好一會兒，阮烏停下來，盯著她腰上的布袋看。
沈樞樞低頭懵了片刻，這才會意過來，她解下布袋，把裡頭的牛肉乾撒在幾步開外，「狗大人，這是我平日的零嘴，現在全部孝敬您了。」
阮烏當即不管她了，低頭去吃牛肉乾。
沈樞樞屏息著往後挪了一腳，又挪了一腳，「狗大人，吃人嘴軟拿人手短，你吃了我的牛肉乾就不能再吃我了，那就……這麼說好了啊！」
她飛快轉身，噉的一聲拔腿就跑。
沈樞樞跑走後，一牆之隔的地方有人喚道：「阮烏。」
阮烏迅速叼起剩下的幾片牛肉乾，也身姿矯健地走了。

不知道是裴沅禎出府了還是怎麼的，沈樞樞不用伺候，不過也沒怎麼閒下來，她還惦記著她的生意呢，第一個目標客戶就鎖定大壯。
這日風和日麗，天氣暖和了些，沈樞樞坐在花壇邊，捏著根狗尾巴草甩啊甩。「大壯哥，你有喜歡的姑娘嗎？」
她問得直接，大壯愣了下，「妳喊我來就是問這個？」
「對啊，大壯哥年紀也不小了，你家裡給你說親了嗎？」
大壯望著她，一時不知怎麼回答。
沈樞樞湊近，盯著他瞧，「到底有沒有啊？我這有事找你商量呢，若是沒有，我可就說了啊。」
大壯的臉漸漸紅起來，撓頭道：「樞樞妹妹要跟我商量什麼？」
「那就是沒有嘍。」沈樞樞把狗尾巴草一扔，「是這樣，我前兩日想到……」
「樞樞妹妹！」大壯的臉幾乎紅到了脖頸，他左右看了看，低聲道：「此事可否改日再說，我實在是沒心理準備。」
這要什麼心理準備？
沈樞樞不解，做了個請的手勢，「你不用準備，先坐下，我慢慢跟你說。是這樣的，我自從來了前院就很清閒，大人那也不是常需要我伺候，可你也清楚我是個閒不住的人，前兩日就隨意想了想，若是府裡有哪位小哥愛慕府裡的姑娘卻不方便表明心跡的，或許我可以代勞。」
她認真地介紹自己的辦事能力，「大壯哥你是知道的，我沈樞樞在後院的人脈極廣，從流雲院到怡蓉院甚至儲玉院我都有認識的，這份差事交給我最合適。」

大壯聽著聽著，臉上緋色漸褪。「樞樞妹妹之意……是想給我牽紅線？」

沈樞樞理所當然地點頭，「怎麼樣？我做這事可是功德無量啊，若你想感謝我也不必貴重，隨些銀錢就行。」

沈樞樞的第一筆生意沒成功，因為大壯說他沒有喜歡的姑娘，不過走之前說會給她介紹其他生意。

沈樞樞心滿意足地回了自己的屋子，原本想睡個午覺的，方月又來拍門，說讓她立刻去明輝堂伺候裴沅禎用膳。

沈樞樞趕緊穿好衣裳，想了想，又去櫃子裡拿了包牛肉乾。

自從知道牛肉乾可以保命後，她就讓方月做了許多，如今她是一等大丫鬟，吃的喝的沒人拘束，牛肉乾要多少有多少。

沈樞樞裝滿鼓鼓囊囊一大包就出去了，到了明輝堂門口，她如常躲在廊柱後悄悄觀察形勢，以為會像上次那樣見到驚心動魄的場面，可這一回卻是意想不到的畫面。

她揉了揉眼睛，窗前那個芝蘭玉樹的人真的是裴沅禎？

裴沅禎站在窗前，暖陽落在雕花楹窗上，他一隻手負於身後，一隻手伸向前，正在漫不經心地曬太陽。

裴沅禎身姿頎長，靛青的道袍直襟露出裡頭雪白的中衣，玉冠高束，黑絲如瀑，襯得他側顏輪廓白皙且精緻，他手掌慵懶而緩慢地翻轉，任陽光流溢其上。

這一刻的裴沅禎不像個奸臣，氣質乾淨得猶如從聊齋裡走出來的書生。

「喂……喂？」大壯抬手在沈樞樞眼前晃，「看什麼呢？」

沈樞樞收回視線，「做什麼？」

「我還問妳做什麼呢，鬼鬼祟祟躲在柱子後看什麼。」大壯皺眉看著她。

沈樞樞沒好意思說是在看美男，她把大壯扯到一旁，低聲問：「大人怎麼突然回來了？」

「什麼叫突然回來？這是大人的府邸。」

「不是嘛，我正打算歇午覺呢，也沒個準備。」

以前見裴沅禎都是晚上的時候，這會兒還是大白天，她還真有點不習慣。

「那妳好生準備，大人接下來估計得在府裡待許久。」

沈樞樞愣了下，「待許久是何意？大人不用上朝嗎？」

「這我不清楚，我是聽乾爹說的。」大壯沒空跟她說話，他今日輪值，「不耽擱了，我去傳膳。」

「哎哎……你乾爹還說了什麼？」

大壯擺擺手，走遠了。

沈樞樞四下看了看，這裡人人都有事忙，好像就她挺閒，這會兒膳食還沒擺上來，她也不能進去乾等著，想了想，她走到廊下臺階，選了個陽光充沛的地方坐下。

「今日天氣真好。」沈樞樞讚了句，舒服地伸了個懶腰。

這時有什麼東西湊過來，就在她背後，還發出嘶嘶的聲音，沈樞樞僵硬地保持著伸懶腰的姿勢不敢動，顯得很滑稽。

少頃，她小心翼翼開口，「狗大人，你來了？我今日來伺候大人用膳，順便帶了一包牛肉乾孝敬您，想吃嗎？」

她背後傳來犬類喘氣的聲音。

「那我現在拿給你？」她緩緩收回胳膊，然後解下腰間的布袋一甩，將牛肉乾甩出去老遠，趁阮烏去撿牛肉乾時飛快地跑開躲在柱子後。

不遠處有侍衛瞧見了，走過來訓斥，「放肆！妳給阮將軍吃的什麼？」

「將軍？」沈樞樞瞪大眼。

侍衛嚴厲道：「阮將軍可是跟大人上過戰場、取過敵人首級的，豈容妳隨意戲弄？」沈樞樞真是長見識了，她知道裴沅禎權勢滔天，但怎麼也沒想到連狗都能稱將軍，真真是驗證了那句「一人得道，雞犬升天」。

「阮將軍每日只能以生肉為食，妳剛才撒的是什麼？莫不是想毒害阮將軍？」

「沒有沒有，我給牠吃的是牛肉乾。」為了驗證所說如實，沈樞樞忙從袋子裡掏出一片放進嘴裡，囁道：「真的是牛肉乾，沒有毒。」

那侍衛半信半疑，原本還想再說話，但看見了什麼，頓時恭敬地低下頭，走了。

沈樞樞奇怪，轉頭去尋，卻只來得及捕捉窗邊一閃而過的靛藍身影。

恰好此時，擺膳的小廝們依序來了，沈樞樞提著裙襬趕緊跑過去，到了門口她先是探頭朝屋裡看，沒見到裴沅禎身影。

等小廝擺完飯菜，裡頭又變得靜悄悄，沈樞樞深呼吸，躡手躡腳走進去，視線在屋內轉了一圈，才發現屏風背後坐著個人。

她小聲喊，「大人，吃飯啦。」

裴沅禎沒應她。

「大人？」

裴沅禎還是沒應她。

她喊得這麼大聲，沒道理聽不見，沈樞樞兩根食指對了對，兀自尋思，難道是朝堂又發生什麼事令裴沅禎心情不豫了？

可心情再不好也不能不吃飯啊，這會兒都中午了，寧叫衣裳破不叫肚子餓，這是她娘從小教她的，即便天塌下來也得吃飽才頂得住。

想到此，沈樞樞再次看向屏風下那個坐著的男人，開口勸道：「大人大人莫生氣，氣出病來無人替。你若氣死……啊——」

她口訣才背了兩句，突然有個不明物體從屏風裡破空飛出，精準地打在她脖頸上，疼倒是不疼，就是當她再開口說了幾個字後，突然驚恐地捂住自己的脖頸。

她怎麼說不出話了？

沈樞樞緩緩低頭，視線落在地上那個不明物體，是顆墨玉棋子。

等她緩緩抬起頭時，屏風裡的人出來了，裴沅禎嫌她吵，索性點了她的啞穴，但空氣安靜後他反而看不進書了，乾脆走到飯桌前坐下。

沈樞樞捂着脖頸，直愣愣地望著他，實在不明白這個男人前一刻還溫潤如書生，怎麼下一刻就動粗。

少頃，裴沅禎懶懶朝她看過來，雖然半個字都沒說，沈樞樞卻機靈地讀懂了他的

意思，也顧不上嗓子了，小跑過去伺候。

室內安靜得落針可聞，沈梔梔渾身不自在，她是個愛說話的，不說話難受。

就如此刻，裴沅禎細嚼慢嚥，而她在一旁乾看著，實在不得勁。

簡單清了清嗓子，沈梔梔嘗試開口，結果一出聲又變成了粗啞難聽的啊啊啊，像是有巨石堵在喉嚨，每發出點聲音就要挪開巨石，又疼又費力，她乾脆閉嘴了。

這頓飯約莫吃了兩刻鐘，沈梔梔伺候得手酸，想著等他吃完應該會解開自己的啞穴，哪曾想裴沅禎像是完全沒發現她的存在，吃完飯徑直起身走人。

沈梔梔望著他絕情地消失在門口，不可置信。

她的嗓子呢？不管了？

裴沅禎是真的不管了。

接下來的幾天，沈梔梔都說不了話，這期間她又伺候裴沅禎用膳了兩回，一回比一回殷勤懇切，就希望他能行行好，但裴沅禎幾乎當她是空氣，每次吃完飯就走人。

沈梔梔敢怒不敢言，她去找大壯，比比劃劃地說了情況。

大壯也沒轍，「妳定是哪裡伺候得不好惹大人生氣，大人這是罰妳啊。」

沈梔梔點頭，她當然知道。

「既然是大人的懲罰，整個府裡沒人敢幫妳，梔梔妹妹妳還是忍忍吧，我幫妳問過了，這啞穴過幾日可自解。」

陳管事來看過她一次，什麼話也沒說，耐人尋味地打量了她一會就走了。

沈梔梔就這麼啞了五六日，嗓子才漸漸恢復。

這日，大壯給她介紹了筆生意。「上次梔梔妹妹讓我幫忙的事我還記得，今日就帶妳去見這人。」

沈梔梔高興地問：「是哪個院的小廝？」

「不是小廝，是侍衛，在明輝堂當值。」

沈梔梔走路打了個趔趄，聽到明輝堂，她莫名有點心虛，生意做到了裴沅禎侍衛的頭上，也不知會不會被他發現。

見面的地方約在明輝堂東邊巷子，一牆之隔是祠堂，往南是渺德堂，往北去是後罩樓，也就是沈梔梔小院所在地，鮮少有人會來。

才進巷子，大老遠就瞧見那侍衛等著了，走近後沈梔梔才發現這人她此前見過，正是那日訓斥她給阮烏吃牛肉乾的侍衛。

侍衛見到她顯然也詫異了下，不過很快就恢復如常，開口自我介紹，「沈姑娘，我叫霍秉。」

沈梔梔點頭，問得直接，「你喜歡的姑娘叫什麼名字？」

霍秉也不扭捏，「馮如意。」

沈梔梔琢磨了下名字，飛快在腦海裡搜索，實在想不起來是哪位，便問：「她是哪個院的？」

「儲玉院。」

「儲……」沈樞樞一驚，小聲問：「你確定沒弄錯？」

儲玉院的姑娘可不是婢女，那是裴沅禎的女人，雖說裴沅禎從未碰過，但既然住進了那兒就算府裡半個主子。

霍秉無比鄭重地作了一揖。「實不相瞞，我與阿意從小相識，我們青梅竹馬長大，兩家長輩還許了婚約。可天意弄人，我服役沒兩年，村裡遭了水災，我的家人以及阿意一家都不知去向，直至去年阿意入府後，我才得知她的遭遇，她雙親在逃難中亡故，又被人騙進青樓，最後陰錯陽差入了裴府，我與阿意情意相通，發誓生死共患難，如今同在裴府卻猶如相隔天涯……」

沈樞樞聽了他這番話，觸動之餘也很是唏噓。「可她如今畢竟是儲玉院的姑娘，你們恐怕……」

「我自是不敢奢望與阿意再續前緣，只求能知道她過得是否安好。」霍秉說著從懷裡掏出一封信，「沈姑娘，這並非私相授受的情信，而是簡單的家書，還請沈姑娘幫我轉交給她，讓她有個慰藉。」

「對了。」他又掏出一枚小小的玉佩，看起來年分久遠且不值幾個錢，「這是當年我們兩家許婚的信物，見此信物她自然就明白了。」

如此一聽，沈樞樞倒是放心了，她就怕這侍衛小哥糊塗犯傻，跟裴沅禎搶女人。

「我知道託沈姑娘辦事不易，已經備好了酬金。」霍秉從袖中掏出一錠銀子，「還請沈姑娘收下。」

沈樞樞視線落在信上，忖了忖，點頭，「行吧，我幫你送就是，只不過錢太多了，你給二十文就行。」

霍秉聽了歡喜，冷峻的臉上難得露出點笑來，他在身上找了找，歉意道：「我沒帶散錢，可否改日給沈姑娘？」

這個自然好說，沈樞樞接了信和玉佩後便跟他道別，走之前問了句，「你們當侍衛的月俸是多少？」

霍秉一愣，「沈姑娘問這個做什麼？」

沈樞樞訕笑，「隨便問問。」

當裴沅禎的侍衛可真有錢，出手就是銀錠。